

償還蒙古福音債

陳啟棠



成長的蒙古信徒，許多是開荒聯早期畢業生。



感恩會上蒙古樂隊演奏，他們都是信徒。

2011年5月中旬，筆者被邀請到蒙古首都烏蘭巴托，參加由蒙古眾教會一同舉辦的聚會——慶祝「福音重入蒙古20年感恩會」。回想20年前，我和一些同路人只是懷著點點愛同胞的心，便鼓起勇氣直闖陌生的外蒙，為福音作「開荒牛」；沒想到，經過20年的漫長歲月，蒙古宣教的門不但打開了，而且今天有更多人投身當地的福音工作。蒙古教會更有一個「20/10異象」，目標是在2020年將目前基督徒所佔蒙古人口的比例，從3.5%提高到10%。

中學年代生蒙古情

在中學唸歷史時，我已對蒙古有著一種不能言喻的感情。眾所周知，蒙古曾統治過中國，就是稱為「元朝」的那個時代；當時的中國甚為強盛，兵鋒所指，所向披靡，連芬蘭都收歸麾下；這與清末民初時被列強恣意凌辱，稱中國人為「東亞病夫」的對比是何等強烈！那時候，「蒙古情」就暗暗地埋在我心裡。

蘇聯扶助蒙古省中的政治知識分子，脫離中國，並於1921年3月13日建立蒙古國(外蒙)，以共產思想和無神論治理外蒙達70年之久，境內所有宗教都被清除。直至1989年，蘇聯的共產政治解體後，

蒙古才在1991年成為民主國家，採用多黨民主制度，恢復宗教自由。當時已有不少差會和福音機構把握時機進入。當時心想：「這道福音門不知道能開多久，有機會便要進去，只要撒了種，就算門再關上，也不要緊。」就這樣，我默默祈禱，等待那一天的來臨。

華福契機三千川軍

感謝神沒有遺忘蒙古人，祂的工作有祂的時間和計劃。1990年美籍華人平信徒林爾華得當代屬靈領袖司徒德(John Stott)牧師提示，開始籌辦「開荒聯」宣教事工，以「栽培及支持當地傳道人，向自己同胞傳福音」為宗旨，而我隨後亦加入這服侍行列。1991年，我們一同參加在馬尼拉舉辦的第四屆世界華人福音大會，會中特別提及需要關顧中國少數民族福音事工。事後，有一位從蒙古歸來的華籍宣教士，於早餐閒談時講述1949年期間，在外蒙有國民黨遺留下來的3,000川軍——這些人既回不了家，也去不了台灣，當地人又不接納他們，活像人球一樣；而他們居住的地方，沒水、沒電，境況淒涼。又據悉當時整個蒙古只有數十個信徒，是一片荒地中的未得之民，所以一聽見林爾華發出

邀請，「讓我們一起去蒙古吧」時，我立時回應說「好」！我知道是神聽了我的祈禱，讓我有服侍外蒙同胞的機會。

二車同行一車失蹤

1992年春天，我們真的踏進了蒙古。眼見當地天氣極度寒冷，人民生活十分艱苦，當時每月的人均收入只有10多美元。基本上，當地沒有蔬菜和水果出產，人們日常的飲食主要是以馬奶、羊奶、牛肉、羊肉為主，很多時他們為了禦寒而喝下大量的酒，影響身體，所以健康狀態不太好，患心臟病者比比皆是。此外，通訊系統甚差，不但沒有流動電話，連固網電話的信號接收也經常中斷。蒙古語言以蒙古語和俄語為主，只有少數人通曉英語。但由於在蘇聯管轄期間推行強迫教育，因此文盲人口甚少，這從中看到神的祝福和預備。

初到蒙古，人生地不熟。我們找來曾在莫斯科大學習英文的Basanhu弟兄作嚮導和翻譯。早期，蒙古的路不好走，所用的交通工具都是蘇聯棄用的舊軍車，超載更是等閒事，有時一輛只能容納10人的車輛竟然擠上了20多人，車子隨時拋錨。一次，我們兩輛車一起啟程，跑了一會，只剩下我所坐的一部；茫茫沙漠，不知上哪兒去找同伴的汽車。等了很久很久，才見到它的影蹤，原來因為嚴重超載，水箱的水開鍋了，中途拋錨。

宣教培訓 造就領袖

我們一直記掛著那3,000川軍，本來想先向他們傳福音，但發現困難重重——他們中間沒有信徒，加上長期不被人接納，所以也不接納別人。惟有轉向當地的外蒙人士，並且希望培訓出一些本地傳道人來向他們的同胞傳福音。於是，我們在1992年就租用了烏蘭巴托青年中心，開辦「聖經學習培訓班」，日後向當局註冊為聖經學院。感謝神，第一期有30多名信徒報名攻讀兩年制文憑科，教師來自新加坡、香港、南韓、美國、加拿大和澳洲等地。摩吉(Mojic)是第一屆的畢業生(見圖片)，精通英文，完成課程後即在烏蘭巴托教會事奉，對植堂和差傳很有負擔。1998年，「開荒聯」安排他到



蒙古短宣隊與開荒聯聖經培訓班畢業生。
左二為Mojic傳道

澳洲攻讀4年制神學學士學位，畢業後於2002年返回蒙古事奉。他不但建立了World Harvest Mission Church，又與「開荒聯」合辦蒙古流動培訓中心(Mongolia Mobile Training Centre)，繼而負起偏遠小城市80間教會領袖培訓工作的責任。很多學員因而被造就，後來更成為教會領袖。

外蒙南部邊界有許多礦產，吸引了不少外國大公司進駐，人口漸漸多起來；1995年，摩吉短宣隊曾來此宣教。數年前，當地發生了一個十分奇妙的感人故事：當地有一位高級警官，為人豪爽，很喜歡喝酒。一次他喝得酩酊大醉，昏迷了3日。夢裡竟被要求信耶穌，醒來後他便去了教會，聽到福音後信主，且參加了宣教培訓班，畢業後神大大使用並祝福他，3年間建了27間教會。

由零開始 教會大增

年份	教會數目	信徒人數
1989	0	4
1991-1995	30	1,500
1996-2000	100	12,000
2001-2005	200 (3間千人以上教會)	30,000
2006-2011	660	110,000

從教會和信徒的增長數字來看(見上表)，我確信神從來沒有忘記蒙古的同胞！更感恩的，是曾有來自芬蘭的宣教士提供為期3年的小型飛機Blue Sky Aviation (連機師乘坐10人)服務，為外蒙宣教帶來極大方便。2006年，我帶領了加拿大醫療隊12人，到蒙古西部作兩星期事奉；2009年，加拿大短宣隊更跑到南部戈壁沙漠邊緣城市，一起傳福音。

想不到，開始時只付出了一點點，20年後卻有

如此大的果效，完全是神自己所成就的。在聖經供應上，祂也早有預備，當地也有了聖經公會，可以源源不斷地提供足夠的聖經給當地人。「開荒聯」最初的4位蒙古同工中，有一位如今擔任聖經公會主席。

其實，福音早在九世紀時已傳入蒙古族，傳來的正是唐朝所建的「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」中所稱的「景教」。十二、十三世紀蒙古入主中原時(即忽必烈建立元朝的時期)，有7、8個宣教團隊由羅馬來到蒙古人中間。十九世紀時，倫敦傳道會曾差派宣教士到貝加爾湖以南的外蒙地區，1870年也差派年青的季雅各(James Gilmour)到中國向蒙古人傳福音。只是後來福音工作中斷了，至為可惜！

殺戮之路福音覆蓋

最後不得不提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。在「福音

重入蒙古20年感恩會」上，一位來自美國的弟兄專程送來一本特殊的聖經，背後的故事更叫人嘖嘖稱奇。原來，這位在圖書館工作的弟兄，在一次清理書籍時，發現了一本1846年的聖經，於是向主管報告，對方不以為然，說：「那算甚麼，真正古老的聖經是死海古卷！」「那怎麼辦？」「丟了不要！」「多可惜啊！那我拿回家好了！」就這樣，這本用蒙古語寫成的舊版《新約聖經》譯本，便落在他的手上。這本一直被珍藏著的聖經，便成了蒙古教會歷史的文獻、信徒一份最有價值的禮物。

外蒙古的信徒立志，要將福音沿著當年成吉思汗往西殺戮征服之路，傳揚下去，用福音來償還成吉思汗所欠的債。神極愛蒙古人！

(作者為大使命中心加拿大董事會司庫，本文曾刊於加拿大《號角月報》2012年1月號)